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繼業夜觀天象

卻說繼業收軍，是夜仰觀天象。次日進漢主御帳奏曰：「臣昨夜仰觀星象，見畢舍月宿，主有久雨。」漢主曰：「將如之何？」繼業曰：「傳令軍士，出砍柴薪。軍分三停：一停播鼓吶喊，一停執炮箭待敵，一停砍柴。臨回之際，齊吶喊幾聲，燒盡南蠻。」漢主曰：「此主何意？」繼業曰：「惑亂彼心，使不識吾之所為。」又喚張得、永吉。領兵三千，往鎮定關迎接遼兵。漢主曰：「孤望彼軍來救，緣何反遣兵去接他？」繼業曰：「日前觀宋行兵，深知地理，彼必發兵往鎮定關拒截遼兵，臣所以調兵迎之。」乃囑二將曰：「路途必有埋伏，惟謹提防。」二將領兵去訖。卻說宋軍見北軍吶喊砍柴，次日進帳，奏知太祖北軍如此如此。太祖莫解其意，憂疑不定。是夜天清氣朗，太祖與諸將出帳觀星，乃曰：「漢主氣數雖微，然亦一時不絕。」言罷，回顧皓月，大驚頓足，連聲叫苦。諸將曰：「有何故也？」太祖曰：「數日憂折軍士，未觀天象。今見月離於畢，大雨不止。」諸將曰：「明日亦令軍士出砍柴薪。」太祖曰：「明日不過午未時，滂沱降矣。」次日令軍士砍柴，至午，天果大雨。北漢主曰：「南蠻只有半日柴薪，能夠幾何！」有詩為證：

滂沱子夜傾如注，悶損沙場戍客心。

太祖因雨悶坐，中軍忽報何承睿回營。太祖曰：「天雖大雨，今得承睿回來獻捷，朕懷少慰。又足以攝服繼業，自今以後不敢輕視吾軍矣。」諸將猶未准信，既而承睿入帳奏曰：「大遼遣耶律於越領兵至鎮定關前，臣父子依聖上計策，於越果怯退三十里下寨，不敢入救。臣回至中途，又遇王全斌手下游卒，說漢主命張得、永吉領兵去接遼兵。二將驕傲，說在本境之內怕甚埋伏，及至莫勝坡，夜宿其地，眾軍暢飲，醕酌大醉。王全斌引軍圍著，盡皆殺之，並未逃走一人。」太祖曰：「惜夫天雨，不然大事濟矣。」承睿曰：「臣父乞陛下再遣兵防禦，恐遼知兵少，驅大隊殺來，難以抵敵。」太祖曰：「無妨，天有久雨，俟晴破了太原，遼兵聞風自遁，不必益兵。」復曰：「繼業天文地理盡知，真神人也。」承睿曰：「臣於彼地聞人云：『交兵若遇紅白令，生死由他不自由命。』其名如轟雷貫耳。」有詩為證：

戰鬥夫能婦亦能，威聲陣陣若雷轟。

令旗紅白飄揚到，十將逢之九不生。

太祖因承睿之言，乃曰：「朕設計，屢被破之，此人果非虛聲。」諸將曰：「因何張、永二將又被全斌砍之？」太祖曰：「非繼業之罪，乃二將不用命也。設繼業親行，必無是禍矣。看此人智略，過朕遠焉。欲取太原，必先獲繼業。繼業一得，太原不足取也。」

是時風風雨雨，將近一月。才晴兩日，太祖即遣兵搦戰，如是者數次。漢主召繼業進帳問曰：「南兵一晴，即出挑戰。大遼救兵又不見至，將奈之何？」繼業曰：「南兵搦戰，此不足懼。但遼兵以臣計之，久當至矣。今不見來，必路途有甚阻滯。」言罷，令軍士擺香案卜一卦，看其吉凶。遂卜得《歸妹》卦，乃曰：「阻隔之神得令，然亦無凶。」漢主曰：「已遣張永二人去接，有甚阻隔，必有回卒來報。」繼業曰：「待卜張永二人，吉凶何如。」遂卜得《師》卦三爻發動，乃斷曰：「六三師或輿屍。」業大驚曰：「張永二將休矣。」言罷，只聽得宋兵吶喊搦戰。漢主曰：「不如寫書誑宋退兵，孤上太行山去，彼奈我何哉！」繼業曰：「寫書言降，從得脫難，示弱甚矣，決不可為。」漢主曰：「宋君新受周禪。伐蜀討越，無往不利。想天意有在，我若逆之，戕害生靈，獲罪於天，必難逃活。且將天下地輿論之，宋得十之九矣。以此相較，孤本弱小之國，以小事大，以弱事強，識事勢者為之。故太王、勾踐當時行之，始以圖存，終以強大。卿謂孤示弱，彼太王、勾踐所為亦非與？」繼業曰：「主上所論極是。若要如此而行，雖出奇兵大殺一陣，使宋不得遂志，方肯從請。不然彼必不肯退兵。」漢主曰：「卿宜斟酌行之。」繼業曰：「主上亦不必寫詐降書，只陳利害，令其退兵可也。」言罷，遂喚延廣領三千鐵石弓兵，今夜前去埋伏於董澤右側山下，俟明日信炮一響，驅兵齊出射之。延廣領計訖。

次日天晴，太祖又遣兵搦戰。將至午，天忽黑暗。太祖收軍，繼業乘勢驅兵，突出趕殺，直逼宋營。延廣聞信炮響，催軍齊發弓弩，射死宋兵不計其數，奪得馬匹槍旗甚多。漢主收軍，謂繼業曰：「卿之神見，彷彿周尚父也。」不在話下。

卻說太祖被繼業大殺一陣，折軍數萬，傷感不已。忽轅門外報北漢主遣人下書，宣入呈上。太祖覽其書云：

北漢主致書於大宋皇帝麾下：孤今出師雪恨為周也，非為宋也。詎意陛下承乾，乃違其會，第周宗既滅，冤仇已絕，孤復何憾。實欲罷兵，休養生靈，不知陛下亦肯父母斯民否也。然太原劉氏廟貌在焉，縱欲百計圖之，孤必百計防之，以盡世守之義，而存劉氏之血食耳。惟陛下憐之，諒之。北漢王端肅謹書。

太祖覽罷，以示諸將。諸將知太祖有退兵意，乃叩頭願盡死力，急先攻擊。太祖曰：「汝曹皆朕訓練，無不一以當百者，所以備肘腋而同休戚者也。朕寧不得太原，肯驅汝輩冒鋒刃以蹈於必死之地乎！」眾皆感泣。

時天久雨，軍士多疾。太常博士李光贊奏曰：「叢爾晉陽，聖上親討。糧餉浩煩，取怨黔黎。陛下肯回鑾駕，命一大將屯上黨，夏取其麥，秋取其禾。糧草充足，軍士有資，且寬力役之征，使勞者得息，此非蕩平之策乎？」太祖從之。命先鋒李繼勳屯兵上黨，又遣人撤回何繼筠等，遂令趙普曉諭諸將，解圍而還。漢主亦上太行山而去。

後乾德七年，太祖遣人馳書於漢主，其書云：

太原土宇，非遠而苗裔正朔不加者比，乃朕輦轂之下，難令外氏據而有之。譬之臥榻之旁，可容他人鼾睡耶？子今恃強，虎踞此土。若果有勇，早下太行，決一雌雄。庶幾家國事定，否則干戈擾攘，歲無虛日，汝欲寧居巢穴，難之難也。

漢主看罷，以示繼元、繼業。繼業曰：「主上不必回書，聽其兵來，臣自有退之之策。」

後至開寶九年，秋八月，太祖命黨進、潘仁美、楊光美、牛思進、米文義五路進兵，攻打太原。漢主慌與群臣商議遇兵之策。繼業曰：「須遣人求救於遼。」遼乃命耶律領兵三十萬救之。繼業設計，將五路之兵盡皆殺敗而回。耶律亦引兵回遼去訖。